

去年,央视一则新闻令我热血沸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0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通过评审,成功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也被选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前不久去黑龙江畔采访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抬望眼,蔚蓝的天空是那样的高远,“江天一色无纤尘”!转瞬间,丝丝缕缕的彩云缓缓流动,仿佛美丽的缪斯女神舞动飘逸的锦衣华裳……



黑龙江畔的千年诗章

□文/摄影 张兴华

拉哈苏苏:旧海关的百年风声

“大顶子山哟高又高,我们赫哲人在这打猎抱……”高亢嘹亮的歌声从黑龙江畔传来,正午的阳光映照得江水金波粼粼。

多年以前,黑龙江南岸重镇同江有一个美丽的赫哲语名字——拉哈苏苏。拉哈苏苏翻译过来就是“老房子”的意思。这不,街角一处中西合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吸引了我探寻的目光。

这里当年是远近闻名的拉哈苏苏海关,始建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偿还外债以关税抵押设立。拉哈苏苏海关是晚清黑龙江省三处海关之一,另两处为哈尔滨海关和二道海关。

走近拉哈苏苏海关,一看便知,其主体建筑是典型的俄罗斯砖木结构,整体呈T字形,是连片的平房。我在心里默念,拉哈苏苏海关的精美设计兼具了实用性与对称美学!沧桑百年,如今,拉哈苏苏海关旧址已经改建为同江市赫哲族博物馆,展示赫哲族文化及海关历史,陈列着两百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附近的三江口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国的赫哲、满、汉军民曾多次在此痛击日军对我国的侵略,故有“古战场”之称。三江口又是同江高速公路的起点,从这里出发,浩浩荡荡绵延数千公里,可以直达天涯海角的名城三亚!经过同江市政府独具匠心的建设,三江口已成为风景独特的旅游观光宝地。

在烟波浩渺的三江口,我见到了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汀克·彩云(汉名吴彩云),她告诉我,赫哲人源自黑水靺鞨。明代,女真分为三支,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而赫哲族是归属于当初的野人女真这一支的。

至今依然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人,当真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风骨如刀:老渔夫与英雄旗

红日西斜,伫立江畔,极目远眺。黑龙江自西向东奔涌而来,江水呈现深沉的墨绿色,江面平缓而坦荡,松花江因裹挟泥沙而带有土黄色,土黄色的松花江与墨绿色的黑龙江汇合后,泾渭分明,浩浩汤汤,如同两条巨蟒滚滚东流数十里却不混杂——蔚为大观!

乌汀克·彩云带领她的伙伴们,身穿古朴艳丽的赫哲族服装,为我们演出精彩的赫哲歌舞,展示千古以来赫哲人的日常生活。赫哲人是渔猎民族,夏秋时令捕鱼,冬春季节打猎,穿鱼皮衣,吃鱼肉或狍狗肉,住鱼皮围成的“撮罗子”,如蜜蜂一般一年四季忙个不停。

可敬的是,赫哲人一边辛勤劳作,一边守卫祖国的边疆。你一定记得《索伦河谷的枪声》这部电影吧?“索伦”,曾经是赫哲人引以为傲的旗帜。清军入关后,八旗兵迅速衰退,朝廷只好仰赖留在白山黑水间的索伦诸部——赫哲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锡伯人。他们尚武剽悍,勇冠三军,打得侵略者闻风丧胆!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中,赫哲人奋起抗日,不断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血战,导致人口严重缩减。

“越过大青山,穿过白桦林,跃马扬鞭向前飞奔,举起心爱的枪,深山豺狼全打尽。”赫哲族歌舞高潮迭起,乌汀克·彩云乘兴表演了一段赫哲人说唱非遗伊玛堪《木竹林莫日根》。“莫日根”就是英雄的意思。

乌汀克·彩云兴奋地说,2006年,国务院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文学、乌日贡节会、鱼皮技艺制作、赫哲婚俗、桦皮技艺制作、嫁令阔等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评定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玛堪更是被列为濒危保护项目!2017年,赫哲族实现整族脱贫小康!

星垂街津:船歌里打捞的史诗

在黑龙江与莲花河交汇处的街津口,则又是一番人间仙境:“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街津口位于同江市区东北大约45公里处,是赫哲族的故乡。这里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独特的自然、人文、历史景观,使得街津口成为风靡华夏的旅游胜地。

关于这个街津口,乌汀克·彩云给我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黑龙江畔住着一个叫街津的老渔夫。有一年夏天,霸道的黑龙将所有的鱼类关押起来,严禁渔民们捕捞。正直勇敢的街津老人手持鱼叉挑战黑龙,几经鏖战,打断了它的尾巴!战败的黑龙俯首认输,立即释放了鱼群。从此,街津老人就守护在黑龙江江边。日久天长,街津老人化成了江畔的巨石!后人为感念街津老人的恩德,就将黑龙江畔山峦命名为街津山;而街津老人居住过的地方,由于在黑龙江与莲花河交汇处形成广阔的河口,故此,地名就叫街津口了。而这些故事也成了千年不朽的史诗。

您一定看过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吧?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的电影文学剧本出自赫哲族作家乌·白辛之手。乌·白辛先后创作了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歌剧《好班长》《焦裕禄》,话剧《黄继光》《雷锋》等。其中《赫哲人的婚礼》是赫哲族新文学的代表,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由赫哲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反映赫哲族生活和历史的剧本。

渔舟唱晚,船歌互答——“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在皎洁的月光下,滔滔黑龙江水向东方澎湃奔涌,正急急忙忙地赶去约会风情万种的乌苏里江……

江畔画廊往事

□陈泽涛

当年,松花江画廊像一颗镶嵌于北国哈尔滨的璀璨宝石,曾一度辉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的父亲是画家陈德志,他曾经是哈尔滨松花江画廊的创始人。松花江画廊成立于1978年,当时国内画廊尚属罕见。物质条件匮乏,开办画廊得自己亲手筹备各种物品。坐落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江畔的道里区文化馆把一楼七十平方米的小展厅让给父亲,作为画廊的场地。

父亲在里面做了两个隔断,这样能多挂一些画。由于墙是旧胶合板做的,得先用报纸糊上,然后刷大白。当时没钱买石灰,父亲就领着美术班里两名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到附近哈尔滨车辆厂的一个垃圾堆旁,捡了不少旧石灰块,回来后用水化开,粉刷到展览厅墙上。之后又有难题摆在眼前——那个年代全省全市都没有装裱画的地方。大家集思广益,画家们献计献策,买来锦缎,终于装裱了三四十幅画。把这些画挂上墙后,松花江画廊正式成立,作品正式对外展出。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萌生了让松花江画廊接待各国旅游者的想法。于是他把这个创造性设想向旅游局同志进行了广泛宣传和解释,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同意了。大家起初不懂什么叫画廊,也不懂什么叫画家作品展销。经过一番说服工作后,他们基本接受了父亲的观点,同意派旅游团到松花江画廊参观书画作品。

1979年7月1日,松花江画廊迎来了第一个旅游代表团。他们把画廊作品从墙上摘下了一大半还多,就像不要钱似的,喜欢便马上摘下来,互相抢购。这一车人买走了画廊里大部分中国画,而且价格很高。这件事当时震动了全省美术界。省内外的画家、业余作者等美术界同行纷纷闻讯赶来。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书法家都来了,挤满了松花江画廊。父亲每天除了组织画家创作,就是接待各地名家、客人。眼前这番景象,大大激发了美术工作者们的创作热情。

这期间,画廊大约每月举办一次茶话会,参会的人数高峰时达二百余人。场面盛大,大家齐聚一堂,谈笑风生,畅谈创作体验、画廊发展,气氛热火朝天。

画廊名扬海内外,逐渐成为我省对外交流的一个新窗口,也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



幽谷听瀑沐松风

□文/韩光 万悦欣 摄影/张民生

五常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有两大旅游项目:一是登临凤凰山,二是游览大峡谷。大峡谷长约十四千米,最深达八百米,最窄处仅二十米,是黄河北垂直落差最大、伸展最长的峡谷。盛夏与初秋,此地平均气温保持在15至20℃之间,凉爽宜人。

虽已是秋天,暑热却尚未全退,白日里炎热犹在,且还将持续一月左右。此时游览凤凰山大峡谷,自有一番别样的体验与感悟:步入峡谷,凉意扑面而来,顿觉周身舒展,心神俱畅,悠然间便融入了这方山水,亦走进了那段红色岁月。

观瀑布,沐气雾。谷中水清冽甘醇,水质绝佳,达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乃哈尔滨主城区居民饮用水供应地——磨盘山水库的重要源头之一。大峡谷又名百瀑沟,有落差十至五十米的大小瀑布十余级。其中,黑龙瀑落差逾百米,被誉为“龙江第一瀑”。凤尾瀑布群由六节瀑布首尾衔接,总落差近三十米,宽逾十米,形成“六瀑连珠”奇观。恍若凤尾之上翠羽珍珠,缀饰于幽谷之间。瀑流击石,峭壁轰鸣,激荡出“碎玉联珠冷喷漱”的诗意景象。水雾氤氲,弥散谷中。当“秋老虎”肆虐之时,游人置身其间,清凉透骨,燥热顿消。

看飞鸟,寻松鼠。大峡谷中栖息着苍鹰、松鸦、啄木鸟、“飞龙”等多种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禽鸟。它们或盘旋于林梢,或翩跹于溪上,啼鸣清越,响彻空谷。凝神细听,似在呼朋引伴,又似引吭高

歌;仿佛彼此倾诉,又或传递山林密语。游人止步静观,偶见松鼠于溪畔奔走,于灌丛间腾跃,于枝头捧果而食。神态呆萌,身姿轻盈,甚为有趣,引人注目,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旅途劳顿亦随之消散。

赏石海,望林木。峡谷深处铺陈着一片广袤的石海。此乃万年前火山喷发,熔岩冷却后,历经漫长风雨剥蚀而形成的地质奇观。游人轻抚,端详这些黝黑的玄武岩,恍若穿越时光隧道——可与远古对话,可观地质变迁,可感沧海桑田。这片石海,是研究东北古代火山活动的珍贵样本,是一部教学与科研的活教材,吸引着众多高校师生与科研人员前来实地考察,叩问大地之秘,探寻自然之真。峡谷及周边地区,尽为原始森林所覆盖,林木葳蕤,品类繁盛,一树一景,各具风姿。树木或修直挺拔,耸入云霄;或冠盖如云,亭亭若伞;或盘根峭壁,藤蔓垂垂。更有同根并立的“兄弟树”、连理交枝的“夫妻树”、枝杈环绕的“吉祥三宝家庭树”……即便是横陈的倒木,亦不甘沉寂,自成景致,别具神采——或于枯干上萌发新枝,或横卧溪流化作独木桥,或斜倚岸边供人小憩,皆有情致。

访“密营”,敬英烈。峡谷深处及周边,遗存着多处抗联密营遗址,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十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与驻扎之所。八十多年前,著名抗日英烈李延平、汪雅臣二位军长,曾率指战员于此间储藏武器弹药、衣物粮秣,战斗间隙在此宿营休整、操练士卒、救治伤员、修缮枪械。养精蓄锐之后,复又英勇出击,屡挫日军,战绩卓著,赢得了“铁军”之赫赫威名。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李白此诗,原为夸张之语,非写实也。然此谷中清凉之气候与迷人风光,却已绵延千年,真切可触,令人耳目一新。兼以抗联“密营”遗韵、英烈丹心、家国情怀,交织于此,更让人流连忘返。



江畔雕塑镌春秋

□文/摄影 陈杰



雕塑《母鹿和幼鹿》。

在哈尔滨江沿儿斯大林公园的核心景区,矗立着十几尊雕塑。每次来此游玩,我总要凑过去看看。江沿儿的风景很多,但看那些雕塑,是我几十年的保留项目。算起来和它们相识相伴,已有四十多年了。它们像老朋友,深扎在我记忆里。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记得这些雕塑——它们和这座城市,早已密不可分。它们是风景,是历史,是见证者,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说起江沿儿上的雕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防洪纪念塔。塔上的雕塑形象记录了哈尔滨人民战胜1957年特大洪水的历史。塔尖那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圆雕群像,塔身上抗洪抢险的实录浮雕,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正因如此,纪念塔成了哈尔滨人举办重大活动的首选场所,也是一年四季人气最旺的游览区。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省会城市、共和国的长子,哈尔滨曾是国家生产建设的排头兵,涌现出无数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江沿儿反映劳动者形象的雕塑格外醒目。《工人》塑造了一位身着工装、左手攥着资料、目光坚毅的男工人,那是新型劳动者的形象。《农民》展示的是齐耳短发、英姿飒爽的女农民,她挽着裤腿衣袖,手握铁锹,脸上挂着劳动者的自豪。《我是一个兵》则让游人看到一位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战士,身背钢枪,迈着雄健的步伐。这组劳动者雕塑,是全市劳动人民的代表,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尊重。

哈尔滨有一个优雅的别称:天鹅项下的珍珠城。每

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江沿儿那尊白天鹅雕塑。它位于斯大林公园西侧,百年老江桥身旁——一只白天鹅正展翅腾飞于波浪之上,向着蓝天展开宽大的翅膀。造型优美,雕工细腻,寓意深远,深受市民和游人喜爱。几十年来,这只美丽的白天鹅已成为哈尔滨腾飞的象征,扬名四面八方。

米开朗基罗说过,雕塑不仅是塑造形态,更是塑造灵魂。走在一尊尊雕塑之间,我常常觉得那些人物仿佛就来自我们的生活。雕塑《读》展示的是一位身着裙装的女青年,手捧书本专心阅读的情形。四十多年了,她仍在不知疲倦地阅读。上世纪80年代,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潮流的年代,这尊雕塑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不远处有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读书能让你看到世界的不同面;你与山海只有一本书的距离。四十年间,时代巨变,不变的是人们对读书的坚守。

江沿儿雕塑所展示的多是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充满烟火气息,因此更具艺术生命力。《学步》中,年轻妈妈牵手幼儿蹒跚学步,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母爱。《看我的》里那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自信的跳水姿势令人忍俊不禁;《岸边》的两个孩子,男童坐在游泳圈上笑得前仰后合,小女孩深情望向江水。流淌不息的松花江滋润着他们幸福的童年。《少先队员之歌》中三个举着队旗的孩子,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时光。《琴声》表现的是全神贯注弹琴的少女——在有“音乐之城”美誉的哈尔滨,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形象。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音乐公园和“哈夏”音乐会流淌的音符,让“音乐之城”成为这座城市的亮丽名片。

此外,《剑舞》《夏》《母鹿和幼鹿》等雕塑,同样以精巧构思增添了城市风采。近日,我在手机上看见一段视频:在阳光明媚的江沿儿公园里,环卫工人正在精心粉刷那只白天鹅雕塑,经过粉刷的白天鹅更加熠熠生辉。那一刻,我由衷敬佩那些辛勤的劳动者。这些雕塑之所以能历经几十年风雨而风采依然,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喜爱它们、守护它们的哈尔滨市民。雕塑是美丽的,数十年如一日精心维护雕塑的哈尔滨市民,同样美丽。

